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雪坡集卷二十七

宋 姚勉 撰

狀

辭免召赴行在申省狀 丙辰九月

八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召某赴行在者某伏以予琴未和豈忍為問仕之謀飛詔鼎來乃遽忝起家之名君命不容於俟駕私心猶切

於循墻輒干越制之誅庸瀝陳情之懇伏念某無庸謭學偶玷末科盆盎易盈不易時而遇變斗升弗養顧何意於求榮吉任彊更墓廬忍釋雖移孝之天不泯而事君之日尚長不欲為光範之干政恐誤公車之渥書不通而廢例在銜涇之本志自甘服繞闋而蒙恩何汝愚之故事敢望輒加異數豈協羣言况以非才方兹學政所合竭勞於外服詎宜承寵於中宸身戀松楸顧且俟及期之戌心傾葵藿尚能輸報國之忠所有省劄未敢

祇拜除已寄瑞州軍資庫外謹具狀申聞欲望公朝特
賜敕奏收回成命俾某仍舊待鎮東軍兩年之闕到赴
任須至申聞者

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

八月二十五日伏準省劄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召
某赴行在繼即具劄子辭免九月十八日得旨不允九
月十九日三省再奉聖旨除某秘書省正字某上誤隆
知靡容力避已祇召命行至半途適驟感于外邪致有

傷於元氣患衝心腹痛絞肺肝恐循至於膏肓盍速加於針砭但念奔馳道路未有良醫不如退屏山林可求善藥豈容惕日惟有籲天深慮薄命之頭顱難刺清班之人物願收成渙特畀嶽祠昔蘇洵雖辭省掖之招於仁祖尚有封章之獻輙援是例附進以書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微忠拳懇或逃出位之誅弱體康強尚有事君之日

得旨責任僉判一次申省狀丁巳正月

今月十九日伏準省劄備載臺疏寢某新命且令任僉
判一次某攖鱗抗疏當從四裔之投濯髮數愆姑郤九
關之入俾且循於外服猶曲狥於初心罪極丘山罰無
毫髮伏念某養親弗逮從仕難任特因洊拜於宸恩弗
敢固違於君命不圖跋草之際遽有采薪之憂竒蹇背
時莫趨班底戇忠憂治輒奏囊封例汝愚而賜名則不
稱所蒙援蘇洵而上書則頗鄰於僭宜干誅斥果玷抨
彈自憐極陋以至愚莫察平時之隱慝至茲循省惕若

戰兢雖嘗掛京類之名不過就類申之試惡不知其日積事乃若於風聞至於輙肆驕矜唐浮華之進士妄自標榜漢狂激之黨人為唐進士則自累其良心為漢黨人則有關於世道積悔尤而至此速罪戾以若何尚敢冒進譖言極陳時事宜伏妄言之罪亟加遠竄之刑但寢名綸允為輕典同罪伏儕於善類小懲亦福於微軀養痼疾於山林其何能淑懷寸忠於畎畝永矢弗諼所有省劄謹以祗受

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己未十一月

排姦抗疏曾為曲突之憂更化用賢亦玷招旌之列顧小材之弗稱蒙異渥以奚勝但當四郊多壘之秋殆匪三命循墻之日惟適幺微之分庶全出處之宜伏念某癸丑叨恩丙辰誤名遇憸壬之竊政凛憂愛之盈懷既斥逐正人能不斷國家之脉而壅防言路得無睽上下之情此而弗言孰不可忍遂援先儒辭召之故事轉求宰臣上達于奏篇引疾歸家杜門省咎雖山林之窮處

寧畎畒之少忘微臣不幸而受知言之名天下乃幾於
遭誤國之禍神衷造斷豈容雲霧之蔽蒙宗社有靈忽
喜乾坤之旋轉大姦遷拔賢相並登翕然茅茹之俱連
胡爾菲葑之亦采某遭逢景運涵泳深恩頋造清朝豈
甘索隱然尚无州縣一日之考恐難堪館閣四庫之除
朋字猶存未足當劉晏之正字異書欠讀何敢辱更生
之校書既招貪榮冒寵之譏復有辭卑居尊之誚未容
躐受所合自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真

材或不棄於淺聞姑俾仍於舊貫愛之以德僑少矜恬退之忱進則盡忠敢不竭糜捐之節所有省劄未敢祗受已於今月十五日望闕謝恩訖謹具狀申聞欲乞只以秘書省正字本官賜召庶得允當

辭免再除校書郎申省狀庚申六月

今月七日恭準尚書劄省除某校書郎者某竊謂安分循常古人所尚貪榮嗜進識者攸譏揆義未安濈忱以控某昨叨收名特畀校讐嘗丐就於元班幸獲從於愚

欲曾歷時之未久乃誤渥之仍頒是少忍於須史即可超於等級內有躐遷之實利外存能遜之虛名所學謂何而偽若是況大明黜陟之日丕變澆風方顯旌恬退之流率先列位倘兹躁競能不悚慚徒負初心何裨治世仰祈鈞念敷奏宸聰毋懷反汗之嫌曲狥由衷之請俟其日月之稍積承兹雨露以何辭後進徐驅庶不失夷途之軌深培久種或能收實地之功

再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今月初八日嘗具狀辭免新除校書郎初十日再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伏以官卑位下固知頻巽之貽愆分薄命寒終覺蹈常之為得不睽再三之瀆敢希萬一之從伏念某徼科雖曰八年外考初無一日未躋中秘已是異恩曾閱歷之幾何而校讐之重畀前已辭而今受名雖遜而實貪公論謂何私心甚媿矧生在瑞陽之地乃近罹兵燹之殃生靈化為魚肉而救之不能族黨戕於戈殳而仇之未復正内有創殘之

痛豈自求榮進之時真弗遑安初非為偽既籲天而未應愈蹐地而靡容再此陳情期於得請仰求敷奏俯遂懇祈倘不棄於賤庸姑少遲於歲月誓堅素節仰答洪私違命干誅席藁拱需於鈇鉞矜從愚欲懷鉛仰戴于陶鈞

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 庚申六月

今月十八日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某兼太子舍人者伏以肇開儲禁永扶皇極之尊妙柬宮僚

當極天下之選豈伊庸謬誤在招延伏念某曩以譾材忝膺親擢允謂非常之遇每懷莫報之恩誓當竭節以盡忠何敢辭難而避事然而進當以序志匪貪榮仕三月而升天祿之班已虞不稱居數日而列承華之屬愈媿無堪方上嗣之優崇求端士以衛翼師賓輔德已皆元豐馬呂其人講讀建官亦皆紹興朱范之輩獨是令書表啓之任盡先德行文學之科廁膚淺于羣賢恐沸騰于衆論張華在西晉為博洽之士故以是職而起家

顧榮於南土有秀望之稱故處此官而得譽靖惟何者豈足當之一懷超躐之愆二有曠瘝之懼未容忝冒倍切戰兢欲望清朝奏陳丹扆收回成命別擇真材知道德者與游安有思慮之學成羽翼而難動但同商皓之心

再辭免太子舍人申省狀六月二十一日

伏以固邦本者元良允孚衆望選天下之端士難雜庸才辭不獲俞色徒增愧自憐戇樸雖久懷范鎮寅亮之

心但念迂愚安可玷十朋良翰之列以兹未敢匪曰弗恭欲望公朝重為敷奏小臣等輩益車載而斗量儲禁寀寮必金相而玉映欲當其任顧簡厥修彼義府奸佞之流固非所取若杜錫忠規之士何患其無

辭免兼沂邸講官申省狀

嘗謂得新忘故者固媮薄之習辭小受大者亦奔競之風然而義有所不可兼情有所不容已輒伸悃愊仰凟清明某昨班秘庭兼講藩府雖有供奉薄賙窶貧既列

屬於青宫雖通交於朱邸易生鏬隙當别嫌微庶無共二之羞亦免求多之責謹具公狀仰申廟朝欲乞數奏免兼沂靖恵王府教授别選班行之彦往横邸第之經容某專一供上件太子舍人職事

已未十月辭添差處州通判申本州狀

今月十八日伏凖使府發下遞至尚書省劄九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通判處州仍釐務者某伏念上恩未報國懷戀闕之忱寵數過優亦動循墻之念盖有

非常之彦乃堪不次之除自顧何人曷當是選竊惟員外置之佐郡以居朝下出之士班某但叨讐正之虛稱曾無閱歴之實跡一朝冒此衆論謂何雖在國初每除別駕然偶失張齊賢之選通榜盡除其後因歐陽修之言此例遂改蓋謂初登仕版即予髙官未能涵養以成材徒使奔競而敗俗董德元之七年叅政漫為識者之羞張師德之兩及相門祗重先賢之歎某初非拒命所願循常倘科目稍前者猶此貪榮則名第偶甲者若何

望進未容躐取决不敢當欲望使州為申朝省乞收成命改畀名流忍饑寒而讀書方思學政厲忠清而報國終不忘君所有省劄未敢祗受謹寄留本州軍資庫須至申聞者

轉官乞回授祖申省狀

覬賞貪榮素匪平生之志報本反始顧推孝治之恩謹瀝愚忱上干穹聽某誤叨宸渥未綴宫僚方懼罔功例叨進秩辭則近於立異受則是謂躐遷自權其宜輒控

所請伏念某家習鉛槧代有簪纓雖未至於顯官亦相承於仕籍獨惟大父窮老書窓謾叨四舉之恩莫遂一階之願留其簡冊遺之子孫某忝竊異科濫躋中秘幸遇明禋之大霈獲蒙貴贈於慈闈以至糟糠之妻亦霑隴墓之澤追想如存之先志亦必念親願因濫轉之一資用而尊祖庶幽明之兩得合前後以相輝其求蓋亦異求所望而非敢望官卑職小固未當二代之封德厚恩深庶或被九原之寵仰祈敷奏俯賜矜從願移考以

為忠告捐軀而報國

陳實年甲申省狀　庚申

應舉不增歲數見前輩無欺君之心在籍而無官年驗先儒有忱意之學知而故犯罪在不原伏念某方當弱冠之年尚為舉子之學道心未固人爵是貪想發於衷神授之夢告之君第千中一之語繼以臣年二十三之詩事乃不然志猶未已每逢詔歲必用此年後當三十八之時始玷五百人之選乃知二字與八皆以兩畫成文

但顛倒其辭以相愚不漏泄此機而明示事皆前定何煩躁競之求心乃自欺夫豈忠忱之實常懷不滿屢欲自陳倘改過之尚稽是懷諼而未已小人之朋奸罔上何所不為異時之致仕引年豈能知止其害甚大於義弗安謹具狀申明欲望公朝特與敷奏送所屬於仕籍内將年甲改正所有前此欺罔之罪拱俟誅斥

雪坡集卷二十七

雪坡集卷二十八

宋 姚勉 撰

書

上丞相謝瀆山書 癸丑

某不避譴何輒控由衷之懇干凟鈞聽某循閱舊比例納公劄干乞陶鑄某今所請則異於斯某生長瑞陽瑞之貢額素狹終場近三千人而與貢之數僅八六之經

而缺其二詞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英才多困職此之由每歲大比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于監于漕得雋者常數十人則瑞亦不可謂無才之郡也端平初詔天下增貢額江西諸郡袁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去天遠獨不能請瑞距臨江止九十里終場人數相埒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此所以不能無不均之歎也某來奉大對時父某謂某曰吾兒若能至前名當折資受官乞增本州文解父教如此玆者誤恩首第某何敢

背父之訓竊為已榮某今合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鮮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某之所乞固前此所無之例而亦後此不可援之例大丞相奏而行之是即所謂例也某又恭念鄉邦舊號近上嬿名上即位初瑞產神芝以昭天命於是易賜今名以瑞此非他郡比也上紹寶圖三十年必世之仁洽於天下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與其使某以瑞之一士而獨

拜異恩不若使瑞以一邦之士而皆拜異恩獨拜者其恩小皆拜者其恩大某非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念鄉邦人士之久阨且父之教然也不能遵父之教是不孝於親矣不能推上之恩是不忠於君矣惟大丞相矜念而惠從之某退屏山林甘老選調九隕無悔廣明聖之德惠遐遠之士抑奔競之風一舉而三美具惟大丞相圖之干犯鈞嚴某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上大參徐意壹書

某不避讁何僭有由衷之懇干涸鈞聽仰祈矜察某生長瑞陽維邑之高安實先正太師國公舊治之境台星聚照今人仰望其餘光而歌詠之甘棠蔽芾之陰大參必惠而念之也某敢僭倘乞以官回授其親朝廷固有例可從也然某之父欲為鄉里計而不為己計縱以官乞回授必非所樂也某近得家書又蒙父訓曰增觧事不可不力請莫問做官但須行好事則父之意可見也大凡孝在養志以官易貢父意如此是亦以官回授其

親之例矣朝廷以孝治天下能無念之乎一可以惠遠方窮阨之才二可以遂人子養志之請幸圖利之倘或不然某將無辭以復於大人惟有不受闕而去耳某又竊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産神芝以昭文命於是易賜今名以瑞上紹寶圖今三十載仁洽天下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瑞蕞爾邦而聖君賢相發祥儲祉之地皆於此乎寓信非他邦比也惟大參相公矜察先正太師甘棠之舊因其親以及人之親而惠顧

之干犯威嚴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與蔡中岳書 丙辰八月

某中浣日伏願七月二十及是月初四日書及二十五日省遞至又得初五日書五六日間三棒寶翰恍然如對玉峙喜慰當如之何某伏蒙誤恩名赴闕下推原所自實由尊公大參吹送之力尊年丈揄揚之賜感佩感心未易云喻其何足以當此又何足以報此雖然某尚竊有請焉非執事其誰與歸某薄命多艱僅竊末第歸

不一月即罹大禍謀仕者所以為親計禄不及養疾首痛心其視尊年丈身掇高科青衫綠服備天下之三樂者何可企及今兹某雖不敢過先王之制强已從吉然一念及仕即覺泫然有痛於心是以從吉雖在二月朔而畧不暇干廟堂求一小小差遣者此故之以也矩相以其不通書歸捉子之兩年越幕之闕雖欲以相困在某適得所願故省劄之至以其闕遠欣然受之兹辱賜名之恩拜尊公大參力薦上前之賜以君子得與之日

善類交集此正邦有道則仕之時走趨闕庭齒下士之列固所深願第某區區愚慮有未可者某禄未逮親未忍問仕其有請焉某之鄉邦解額素狹終場共三千人而貢之僅數八六經而缺其二詩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以是人才多困瑞距臨江止九十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端平初天下增貢士額江西諸郡衣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獨不能請每歲大比惟有四散溢出而試於諸路耳瑞之士所以為甚可憫也某來奏

對時父某謂某茍在前名當折資受官而以一官為鄉邦易增一解某今叨忝首第何敢背父之教徒求已榮某今得承事郎出身顧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郎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謹已納劄廟堂蒙大丞相鈞判聚呈候奏用敢再瀆鈞嚴欲乞合處會言之際推天地造化之仁而成就之則鄉邦拜賜某不勝幸甚或者謂某曰恐如此是乃後人不可援之例朝廷必難其從

是大不然使第一人而必增秩是壞例也今某欲以減
官而增之他日為第一人者承事郎之恩例自若也而
何壞例之有乎又前此固有不願受官而乞回授父祖
者朝廷每從其請某不可者一未服外勞驟然起家恐
物論未允雖有福王故事某何敢企先正之萬一此未
可者二某家貧無田可耕又念族序皆出同祖不忍異
爨藜羹蔬粥相與同之食指凡四百皆仰給於某一日
舍而出仕復無以為贍可勝嗷嗷某有庶弟未婚有伯

父位從妹未嫁留之以居不可挈之而行不可必及時為畢婚嫁而又非窶貧者旦夕之所可為其未可者三某有婦翁識某於賤貧妻之以子意殊可感去年不幸即世臨終付某以身後之事方以今冬為之舉襄若汲汲宦馳委而弗顧即是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以此事君又將安用某自惟竊禄希榮此事甚眇而天理人情之有不容不然者所繫却大且當為其所當為而身之仕否不足計是以召命未敢祗拜且乞就鎮東僉幕明年

十二月之闕真情所發非敢為是矯也主上親擢之恩豈容不報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既已為臣父母不得而子故願盡吾之所以事親也而後出事吾君耳過庭之際為道以忱得如所請幸甚

再答蔡中岳書

某伏被賜書且以尊道集及金陵問目為寄齋心伏讀書喜慰殆不可量有以知見道之明而衛道之嚴也昨有自閩來者亦頗能言尊年丈辨折三心之說道其畧

而其詳未之覩某欲見此不啻饑渴無從得之繼有自雙峰來得其所刋本講意雖畧加改正而三心之説尚存某深謂不然即以告之朋友夫文公所謂察乎二者之間非謂察乎二心之間也使果謂察乎二心之間固不無疑而文公素無此論尚何疑哉夫不能察則人心也察則道心矣豈復他有心以察道心乎操則存舍則亡舍則人心操則道心今之操者即操前之舍者也學問之道求放心放則人心求則道心今之求者即求前

之放者也人心生於氣形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當
以先後論而不當以對待論道心流則人心人心復則
道心吾見其一心耳尚何以三心疑哉伏讀與葉平齋
之書蓋皆某之所欲言者一辭不悖於理欽服降歎方
今學者之失在於欲自名家突出先儒之上不知文公
精思熟講立言以詔後之人其用功蓋非一日安得復
有訛舛後學由此求之不啻足矣何以立異論為趙庸
齋博學雄文忠忱清節不可謂非今之賢君子其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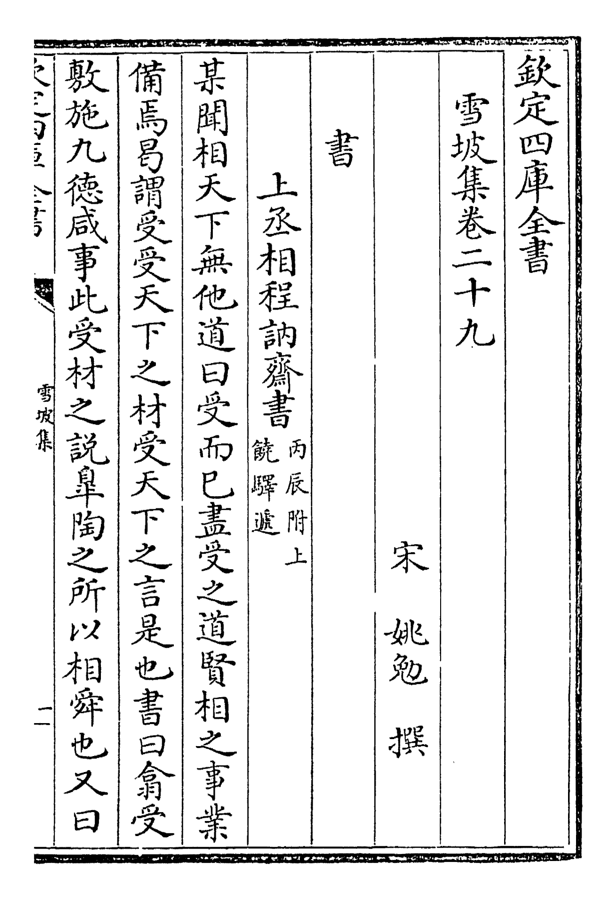
得於愛徐太過耳蓋亦識之未破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得一明者覺之安知不皤然而改其延屈雙峰俾正講席蓋覺之一機在是雙峰輕於放過此蓋恐拂其情不復有不直則道不見之慮耳雖然見道則不可不明衛道則不可不嚴也大道所關豈可以異端惑公論所在豈可以私情撓不然文公何必切切與陸氏辨哉大兄驅同室之干戈為聖門而立幟斯道幸甚願終始主張之某雖不敏請櫜鞬以從

答蕭大山國史

某於先生弟子行也弟子事先生當不遠千里而往拜去先生二百里不能往拜先生乃先賜之書先生之求於後進甚於後進之求先生如某不敏何求乎友而不能施已不可況弟子行乎某之罪大矣先生又遜筆墨而命之文奚敢哉先生古之人也古之文也文章為當今第一人言必可以行世傳後舍先生其誰屬而先生輕以許之大懼不敢當謹以辭諸執事惟先生自當

是筆昭勒雄製某亦受教焉不敢僭也先生倘不鄙夷之許其卒為弟子則某憂患稍間尚當背負荊篚以進謁於庭下再拜入文章門户先覺覺後或有所知則作丘明之傳以依夫子之經他日或可能也今則決不敢惟先生亮之

雪坡集卷二十八



雪坡集卷二十九

宋 姚勉 撰

書

上丞相程訥齋書 丙辰附上饒驛遞

某聞相天下無他道曰受而已盡受之道賢相之事業備焉曷謂受受天下之材受天下之言是也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受材之說臯陶之所以相舜也又曰

予旦已受人之㣲言咸告孺子王矣此受言之説周公之所以相成王也在天子之朝廷者九德備而後可合而受之皆布在列天下必無遺材矣下受人之善言而上告之君使人之言皆得達於上天下必無棄言矣夫臯陶周公豈其材不足以運動一世而必待受人材以為用受人言以為助哉蓋獨有其已則小而私兼有諸人則大而公也能大而公斯謂之有宰相之度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聖人取斯言載之大學平天下之章政謂平天下者人君之事而相人君以平天下者宰相之事斯言蓋專為宰相發也為相者亦何必他有材智而後曰賢哉能盡是道足矣某觀大丞相未秉國鈞以前休休有容之度天下知之不待相而後見也所謂天下人材平日切切然以為己任而所謂言者蓋前此身為諍臣之時以此責難

於君責備於相者昔責人今受責也近朝廷所召法從諸賢雖皆有所顧忌未肯盡至然自御監以下至於館學亦未為盡無賢者也言議之臣雖未得盡為蹇諤而能言者亦尚多也此亦大丞相畧試之效也然而比者以來在下位二三忠賢何為相繼盡以人言斥去而素有德望之重臣亦以道不合而遂行夫在外者名之而不來政以在内者為占也不畏殺麛毁卵麟鳳為之不集乎三學上書言事不過草茅之狂耳要其本心無非

忠於為國蓋自甲辰乙巳年間朝廷容養公論之氣至於此矣平日容養而作成之今乃痛加排抑立石以戒方來屏斥以懲既往此二事蓋京檜侂遠之時所為耳晉欒武子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以大丞相秉國鈞之日而有立石三學屏斥羣士之事可乎哉他日史官書之具有歲月豈不重為賢相累乎今天下之人皆以為非而不以怨大丞相者知非吾相本心耳然亦以不能救止為大丞相惜也大丞相天下善類宗主豈得以

非出已意自誘乎過歸君父尤不可矣上書言事者既加以罪而斥逐雖不次拔擢經明行修之士欲以慰悅人心是無異大蕪孽而小拊摩也賢者豈屑於得此哉天下固有視死如歸甘戮如飴不畏禍患之人然亦多有頑頓無恥貪得思進志在富貴之輩此風一熾將恐所失者皆賢所得者皆不肖矣為天下國家者又何賴於不肖哉日甚一日事勢將不止此此某所以日夜痛心疾首以歎以泣寢食為之俱廢也伏被召恩承命遵

道亦欲一對吾君見吾相為天下極言其不可既已至半途矣憂患日熏其心霜露日侵其體遽有寒疾不能造朝引領向東涕泗如雨然所懷不得一吐亦不自安伏見前朝蘇老泉先生以韓魏國諸公薦試舍人院雖辭召不往亦有上仁宗皇帝一書某敢援是例輙附囊封以進某有采薪之憂不能親投之匭伏惟大丞相以韓魏公自處為之繳奏得達聖聰九殞不悔某之此舉狂僭為甚恃大丞相以虛受人容納讜直必能轉以上

聞某之不材於九德不有其一不敢望在翕受敷施百僚師師之列但狂妄之言得以轉達是即大丞相受人之言而告之王也繼自今天下無遺材無棄言大丞相遂為賢相之事業千萬世之下有所誇誦謂其至公至大有宰相之度如皐陶周公之於舜成王而欲肆京檜侂遠之毒者無所施其巧力宗社之福也大丞相之美也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大丞相當之矣易之剥上九一爻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世道今五陰

剥矣獨大丞相爲碩果使君子得輿而小人之廬遂剥
轉移機括是在盗庸之妙大丞相無所辭焉某冒觸霆
威萬死不贖屛伏田野以俟斧誅

上丞相吴履齋書庚申三月十日

某等竊觀大丞相再秉鈞軸以來聚衆賢闢言路遂使
天下之勢震撼者漸定危棘者向安非大宰相扶持公
道之力不至此某等所以深幸善類之得所依也昨者
伏見國子博士而下數人以上書言事不遂相率去國

此恐非明時所宜有大宰相平日為善類宗主而可聽其若此乎諸學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盖董宋臣也一閹不去而諸學官去此事可書史册否乎今雖委司業留之然一閹未去決無可留之理大宰相何可不為天下去之乎此宰相職也責君令狀以警史志聰宰相文潞公也押空頭勑以去任守忠宰相韓魏公也馮盎招劉豫之侮其罪當斬特以曖昧未明與外祠而黜逺之宰相趙忠簡公也大宰相立心豈在先正諸公下此事

可遯不為乎此閹去則諸學官自留矣大宰相如曰吾欲除去之但恐上以為外庭有黨是避嫌也今豈避嫌日乎大宰相欲收召前此諸賢則曰吾欲避王譁競朋比之嫌今又曰黨之嫌當避是進賢退不肖之職皆不得行也可乎哉學官去則諸生必皆為師儒而去朝行間亦必有為善類而去失人心虧國體所繫不細若歷年不能拔之疽根一旦而拔於大宰相之手民心悅而天意得內患去而外難消乃必然之理此宗社無疆之

福也亦永有令聞大宰相亟圖利之

上丞相賈秋壑書 庚申六月

某聞古之時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既乃以五百金市駿骨以歸好千里馬之念一形不朞年而千里之馬三至郭隗舉是說以告燕昭于是禮士自隗始而樂毅等皆集此戰國諸侯事也況用天下者乎恭惟大丞相正位鈞軸以來首奬恬退而抑奔競古潛之趙為秘書廬陵之歐陽為史館長沙之陳為掌故皆天下所謂恬退

士也然召之而未至趣之而未行夫彼皆千里馬也而未至未行無乃市駿骨之意未白乎某願為郭隗可乎某非欲如隗之求異禮也第欲成恬退之風者自某始也某之辭校書郎至再矣而朝廷未之許是朝廷奬諸賢之恬退者雖欲以抑奔競而不許某以恬退者實以倡奔競也而可乎某竊末第者雖八年歷外考者無一日未有一日考而躐中秘未閱三月久而進一階謂非奔競不可也朝廷方以恬退召諸賢而某以奔競壞之

非所以風在位也亦非所以來諸賢也孰在狗某之請而使之進退辭受不失其正之為得乎某之請不行則天下之人將曰朝廷之獎恬退者名焉而已矣姚某之辭校書者偽焉而已矣奔競者將日至恬退者將日遠所召之諸賢未必其來也某之請若行則天下之人將曰朝廷之獎恬退非名矣姚某之辭校書者亦非偽矣恬退者必日勸奔競者必日懲所召之諸賢庶幾其來也所得者必千里馬而非止於駿骨矣豈止如樂毅輩

哉惟大丞相念之有關於風俗不細干冒威嚴俯伏待

罪

雪坡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十

宋　姚勉　撰

書

上大參蔡久軒書 丙辰十二月

某比僭拜書伏厪賜答茲不敢縷敘以瀆師聽某仰蒙憐念榻前力薦遂忝召恩祿不逮親本不忍問仕第以殊恩深異且先生在某不敢不一來初離鄉邦則聞有

立石三學之事某已悔其出矣行至臨川見屏斥學校士類之報私心大為之傷痛上三十三年如天之度未嘗有是也小人誤之以至於此亦欲到京流涕痛哭一言而去又聞先生以道去國而未見報及至上饒得觀所傳御批則知時事大異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生此去甚合于道而乃以為此風不可長然則貪榮嗜進頑鈍無恥此風顧可長哉先生既不在朝某安可一日與羣小並立已決意不復出仕歸讀先聖

賢書竟買舟自信江西去矣然欲吐之忠滿懷憂愛不能自黙妄援蘇老泉先生以疾辭召試上書仁宗故事僭作一書與申省辭免狀偕往廟堂懇訥齋丞相以韓魏公例為之轉以上聞聞與不聞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吾心之所安耳非不欲到京後言然候班對則尚遠請賜對則必為羣小所遏絕近時欲言而不得者不知幾人矣某不欲更犯此陷穽枉為所誣譏而去則心事不能以自明故不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以大臣去

國猶以為此風不可長某螻螘小臣若一言竟去得禍必重他日開嶺海之路者自某始是某招禍於善類也及河而反庶可以自靖矣亦知先生取道自信歸閩某欲小候但某既有封事不欲使羣小謂先生與某商量做來則門弟子重為先生累故亦不敢伺見三年不得承謦欬一旦相隅止百十里許又不得一親炙而行天也如何以泣以歎先生歸在雲谷之下某明年春專自寒鄉徑往一拜師門庶可小留以卒業亦不在今日一

見也第恐某拒違君命犯觸時諱或至竄斥則所願不得遂耳儻藉庇存得免於罪躬執杖屨玆不遠矣預切欣忭書稾未達君父不敢拜呈等乞鈞察天氣栗烈伏惟為宗社道統壽重里有委役某恭承

與佑神蔡仁齋書

某拜別道德之誨已三載蒙恩祗召亦謂即可遂一荅拜行至上饒去天已半忽覩邸報則知尊公大參先生以道去國此舉勇甚近時不能明去就之義者皆媿矣

不惟見先生與近時諸公不同亦以見魏公有南軒之子贊決之力高於庸俗千萬也甚盛甚休欽羨欽羨先生既已去國某安肯一日與羣小並立乎其位已決意不復出仕歸山林中讀書然愛君忠忱不能自已妄援蘇老泉以疾辭召上仁宗皇帝書故事作一小書極言時事却不敢激訐但以用人聽言立説願保持初意書未上達不敢以蒙拜呈恐流於訕上訥齋一書及申省辭命乞嶽祠劄子却别紙録呈大槩封事之意與上丞

相書其意皆同但丞相之書辭稍勁封事則微婉告君之體不容不爾也轉以上聞與否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其在我以求此心之所安某非不欲到京後言但近時能言之士往往未及一言即為羣小遏絶先得罪去某苟至此心迹無以自明故不若不落其阱為是聖賢之學最要明出處兩字文公先生釋不入不居之章有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無可去之理但在外則不入可也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亦聖門所深取故某日夜忖

思中道見幾而作未失及河而反之義是以翩然自信
江竟歸尊兄其許之否某昨在上饒邦侯陳寺丞處見
尊年丈書亦知旆從取道由此自當伺候一見但不欲
羣小騰謗謂某中道見尊公大參而後去所上封事乃
商量為之如此則某重為師門累故叔向不告免焉伏
祈尊察某明年春儻不以罪斥嶺海即自家山徑拜門
墻則是時進而請益於師退而就正於友某樂也賢於
與羣小並立遠矣幸終教之臨行忿忿拜字不肅等惟

賜之矜恕

某平時於天人二爵看破極分曉區區一官棄之猶敝屣欣然于心若使某貪榮嗜進阿附今之權姦以希不次之擢有死而已某不能也歸家杜門讀書其樂甚大伏乞照察

通侍郎年存齋書

某門生也當時修起居之禮而八年山林不能布一武於庭拜一字於几負罪萬萬雖然事師者必有以不辱

於師之門不在於以世俗之禮事也迹之踈先生必不罪心之親先生必有以知我矣某癸丑别丈席後即嬰大故忍不死丙辰服闋冬祗召道聞巨姦得政不欲前驛奏一封懇程相國轉聞引疾徑歸席藁俟罪至正月遂得寢命之効初以韓愈得出宣公之門自奇至是又以韓非得附老子之傳自慶不自意有此遭逢之幸也先生清標勁節天下所知彼何人斯乃敢汙白圭之白莫不為先生憤而某則獨為先生賀也夫以脫韡亭一

記取禍公論日月萬世杲晰綠野午橋何以異金馬玉堂哉抑今之時則不當聽先生綠野午橋也朝有杜富韓范邊無契丹元昊倚需環召以重朝廷痕根已除正氣斯復某每食必禱深念不可久曠門弟子之禮獨貧不能遣使輙恭咫尺託同年丈子及翁拜之簡慢有誅曲祈矜恕晚春漸暑伏惟為斯世斯文壽愛即需霖雨以澤四海某不勝拳拳

與計院王南山書

某至敬無文弗敢為世俗寒暄浮語以凂崇聽仰祈宥
察某拜别朝榘積歲仰與山高中間先生以外庸課最
入六院不能賀繼聞以太夫人憂去國不能弔二罪併
糾其又奚辭兹審已御祥琴即膺召綍某不特為左右
慶葢將為天下慶先生文章之言語妙天下剛直之風
采動朝端舉世謂寶祐之王洪必繼端平之王洪矣洪
竟以朝陽鳳鳴而王素之鶻乃暫歛其翮鎩而未擊中
外之望尚孤也雖然先生謂履齋毋與噲伍之言世皆

播誦使斯言早行豈至大壞極弊若此之甚耶是又可惜也抑熙豐諸人破壞灼爛至於不可收拾又必賴元祐諸賢徐起而拯救之巧匠恐不應久袖縮於不善為斲者之旁也昨嘗與鄒學録丈話及仁祖時有吴正言嘗為審刑官奏議可上心將除御史未幾以憂去然數年後亦除言官以此見合作官職自是推不去此事甚與先生前日類前者類後者亦必類矣第不知先生當今之時得前之位法筵龍象之所覿何義為第一乎卧

庵膝吟靜觀羣動必有偉見儻可教之否其養親不及問仕無心獨以上恩未酬去秋誤召辭不獲免冬強一行纔至半塗時事駭人憂感至疾不能前往深知主上聰明偶為羣小所誤又不得自默拜疏以聞而竟歸故山閉門俟罪罪大罰小僅從寢命愈切悚惶益客益深以恐以懼第方苟安藜羮藿粥之粗遣而又有荆釵布裙之深悲憂患相仍情味日惡雖素難而行無可尤怨亦切自痛也先生豈無可以玉其貧賤憂戚者乎願安

承教茲因鄒學録丈往賀趙侯開藩知必到廡下以拜輒附狀以訊起居窮約之中更無可以侑書者然苞苴之講亦非所以事先生不惟無之有亦不敢伏丐重察

與蔡佑神公亮書

某久不拜君子動静之問仰心渴如中間甚欲一造門墻謁侍尊公大參相公先生就訪南軒於魏公之側以遂承師親友之志念此久矣薄命多蹇厄會日殷去年春而有悼亡之悲今年春而有哭弟之戚家素貧嗷嗷

數百指待食於某而又罹此患若身單子幼叔出而無季處安可遠役於是此願未克即償遐想尊年契兄於家庭父子唯諾之間皆聖賢道德性命之奥其樂不可量也時事日異於前惟有掩耳不敢聞閉口不敢語而憂則不少忘而已在畎畝間惟知農事春旱久種幾不入土初夏之末方雨秧苗已老入田遂不復長穎栗甚稀秋穫可十分之五糴五百萬二在江西鄉間乃當四十萬常歲苗斛七萬耳必六其七乃可足殫其地之出

竭其廬之入不能也明年殆無粟可食矣某若不為餓殍必亦流民之一也能無憂乎杜門林棲不敢交人事然時報亦竊聞一二向覩除目見尊年兄有泉臺幹官之命尊年兄其亦肯屑於一出乎將朝家不欲使賢者久閒邪人皆山林誰其為國家辦事固不可皆不出然今日風俗瀾倒甚矣所賴為君子者立脚堅牢少為之砥柱庶幾猶可以救貪得嗜進頑鈍亡恥之風此某之拳拳仰望於兄者惟執事謹之重之天下宗師之家大

賢執政之子甲科名勝之流舉世之所瞻望焉者恐不假乎禄仕也某極貧為貧固亦可仕然決不敢枉道以信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惟高明察之尊年契兄識見超然必有以處此烏用某僭愛而莫助聊復覼縷耳游之道久客高安聞其歸趍秋試因便奉書以溷執事恨不能細有便風幸乞時有以教之

與節幹鄒仲遠書

某至欽尚質不敢為世俗寒暄問候語以瀆尊覽首祈

垂照某拜别教誨忍數年矣伏自江皐奉餞朝帆蒙被
贈處之言以為針訂頑愚之藥石至今誦憶不敢忘徒
以出處殊塗去仕國復遼遠末由尺書以訊興居雖然
在金華猶可言也今治在廬陵而某亦失於恭先長者
之問不敏之罪其又奚辭兹諗簡知賢侯創辟藩郡以
春秋康濟之學贊威文節制之師幕府有人風采震聳
伏惟驩慶深擬錦晝少叙賀私乃不知即赴爪時莫獲
侍拜崇瞻翹仰徒切下忱欽以某官盤胷以蓬萊道山

之書縟筆以春濤瑞錦之作才美固超乎餘子之上矣
而且造徹理窟湛如其扃涵泳聖涯粹乎其宇允為儒
家有用之學昭代必任之才緑水紅蓮暫焉借重紫樞
黄閣政此需賢姑背日以斜飛即覽輝而翔集某鈍而
弗穎方不能圓僅竊末科遽罹大戚問仕之念已懶矣
丙辰誤名甚不願一出故山獨以君命莫違國恩未報
懇辭弗允强顏一行僅至上饒時事駭目諸賢相繼去
位臺諫與士為仇三學所斥逐諸生纍纍滿道景象如

此自知雖往亦決不能入其保社又聞新有榜約揭示
朝堂朝士不許上書對班不納副封者多不得對欲言
又復不可然又不欲黙然不忠告而去妄陳封事以書
托丞相轉聞抱疾歸家杜門俟罪聖度天廣釋而不誅
僅從寢召罪大罰小愈不自安益密益深羮藜藿而味
故書不敢與一毫世事然而君親弗報抱歉尤多未知
所以自立以為始中終之孝者先生長者能不念而教
之乎拳拳是望敢不稽首某久欲以賤姓名到几格苦

無其便兹永豐稅院豐城王丈元剛某之友也舊在端齋先生幕底去年四領舉今年復失南省不無問禄之想往賀端齋建臺又欲求小小辟闢然不敢自請竊知鄉先生為端齋所推重無言不讐以某邑子黨童俾以羽言為請於下執事伏惟春風藹煩特有以噓其枯而吹其生幸甚幸甚某末由侍坐請益惟切傾瞻聞有中庸解已成書便風賜副本鐫教尤感有鄉邦委䇿晚出之所當承奉併希融照

回鄭持正書

昨升父詹丈遞至所賜書陳誼甚高荷意深重某聞賢者在敝鄉久矣無由一拜乃今得覩偉論雖未識面而已知其心執事舉近世諸老及今諸公而勸戒之藥石之誨也抑近世諸老非某之所敢望也而亦不敢勉强也今時諸公其富貴則非某所尚也其人則某所不能為亦不敢為也無益之請如干與外事請謁州縣某平日不為之有請者必掩耳而走今亦無以此請者獨閒

嘗作一二文字以習氣未除不能不拈筆弄墨耳然亦無害於道理乃作之未嘗有過實者也歛影韜芒慳惜咳唾自今亦謹聞命矣等時論如蛙黽之鳴遵大賢如規矩之正此則某之素志敢渝此言子路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諸葛孔明亦言但勤攻吾之闕令而後茍有過衜聞砭鍼新年許賜迂臨幸甚雖杜門當掃闢以俟

奉荅草草伏惟孚亮

與提刑李後林

某伏自去臘仰蒙賜書嘗僭具咫尺謝不敏計徹尊覽某是行趨京甚欲自屬邑安仁至統郡伏謁以洗尊慕之渴以請開警之誨有定嚮矣不謂十七日離豐城纔一朝夕忽王將使元剛馳疾足報敵騎已在隆興對岸石頭渡欲過湖窺浙某深恐到使郡之後萬一道路或梗不可得而赴京雖依二天之覆可以苟安然聞難而避不足以為忠死而無名不足以為節不仕則已既肯出仕則事君當致其身身也者吾君之身也非某之所

能自有惟宜勇往前進捐軀效死於吾君之前以盡巳之職分用是又不可得而進拜詢之道路至使郡自安仁而來尚須三日自使郡而出上饒又須四日中間豈不蒙延留數日則動是旬餘權其事體又不若以旬餘而亟趨君所也惟是豈無救急之著當言之事合條陳於吾君吾相之前者皆不能受耳提面命而去為之悵然不侍尊誨三年相望使治二百里欲一見而不得見抑天也夫雖然先生必時有便郵入京因風賜教千里

亦如侍席也某未遑侍晤又是何日向風依依伏祈以

道壽重為國扞藩即歸禁近柄用以福天下

回文本心榜眼

某久不奉起居無時不仰德也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相去遥遠不知就與否又見吳同年節卿亦在其間料必有談笑青油之樂亦欲探便遣一書相聞而不能至秋乃見前之辟年魁者轉而為後之怪舉以駭以愕以歎以惜非為左右駭愕歎惜也以其好賢

之不競也尊年魁清標勁節何疵可指特今之世喜佞惡拂在在皆然必是積忤不能堪耳然終不見其毁日月之辭前月道三衢會陳劑院景初同年方能言其故果如某之所料此於盛德何損公論在天下曲直有所歸矣聞居在苕霅之間佳山秀水應接不暇而耻堂存齋二先生又居是邦必時相往來其樂可以想見也二先生天下孰不知其賢而前此眼釘極其誣衊以相窘辱天下又誰以眼釘為是而以二先生為非哉某前日

供職之明朝即伏闕下進一書言眼釘之日凡天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汚之以數百萬極重之贓以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正為二先生及平舟先生言也某之言雖無補亦可以見積憤久欝於胷到此即欲吐耳今何如時而可使二先生及尊年魁者在野哉大抵今日上下祇以北兵未退為憂而不以賢者未進為慮所謂元氣壯則無外邪直以此等語為迂闊殊不知豈有天下賢者皆聚朝廷而亡人之國者哉某雖不得數見廟堂

然每見必言此但羽言未足動其聽耳尊年魁自合經筵諫坡中人小亦當且儲之學館但恐尚執三考格法則未免又勞外任補考耳資格者豈所以待非常才哉

雪坡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戴衢亨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雪坡集卷三十一

宋 姚勉 撰

書

答安撫徐矩山書 庚申

伏自三月四日游領尊賜翰墨嘗附便遞拜答比者恭審出命中宸予環外服大則践政塗之地小則歸從橐之班綸綍一頒搢紳交賀况於門人弟子六載間闊誨

侍自此乃日快厥心長有樞趨之便其喜實倍等倫方欲馳牘以賀而又荷軫念再捧教函餽以賙其貧書以發其陋感激交并有如先生時之正人朝之重望與西澗葉先生在履齋更化之初蓋天下擬其為第一番召客矣拂鬱公論以至於今今石相還朝無日不委曲為諸賢地於是當召者始召而先生與西澗先生首在弓旌之招矣前日公論之鬱者至是而始舒朝野蓋共為之慶愜也抑齋意一二先生還已就治否但所慮者抑

齋老先生未肯便出耳愚意謂不如歸此二大老於朝
細氈廣厦珍間之館以佚之别命時賢為先生及西澗
先生之代然後為得但未知愚説得行與否耳履齋此
番再相聲譽頗减於前不甚惡丁之黨而善類曾仕於
謝之時者每以為謝之黨某一日勸其召外間諸賢答
以外間今無賢可召某試枚舉未召者且及於福建路
監司四人履齋至謂葉先生為謝之黨某力辨其不然
而終不以某之言為是也今右相則不然内無私人外

無雜客進擬必詢於衆必出於公除目日有快人意者若得政事一出於中書使得以盡展布天下庶乎有瘳但今有用忠樸謹實之人不得用譁訐取名之士之戒飭使所用果皆忠樸謹實誠國之福但恐緘默取容者便謂之忠樸謹實切直敢言者便謂之譁訐取名則不可耳今庸齋已不來西澗又未至在朝幸有王脩齋江古心劉朔齋及洪恕齋數公耳而楊平舟已召可繫天下之望更得先生與西澗先生蚤入氣脈必漸完復也

某待罪於兹家鄉不堪回首直是無況味所願武備修舉今秋敵人不敢再渡所在殘破州郡漸漸修復鄉里亦稍得如其舊故山可棲則汰斥而去甘矣浙西初有缺雨之患今已霑足自江西來者亦云然一稔在望亦可少遂憂國之願想治境亦更氣象佳好所望如此也區區有懷侍日并謝

答提刑李後林

前者嘗附吳尉之便拜書籤室自後疊捧敎墨嘗奉一

箋託鄱陽同年趙書記稟復玆於志夫處又得近所賜書敢因志夫之歸率爾具荅秋壑先生歸相甚急意人才如庸齋先生之得溫陵陳千峯之帥廣右平舟西澗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為諸賢地也趙德夫之為秘書歐陽巽齋之為檢閱陳和平之為架閣又專以恬退而加旌録近時後村復以秘書監召日閱除目多是快活條貫使天福宗社政本盡由中書太平日月可冀但有不能不過巻納牖處耳此更看天意秋壑安則

諸賢有望否則覆出者不知幾人矣履齋之初治原不曾淨潔至於今倍覺費力敵國外患之稍紓法家拂士之未有誠如尊誨秋壑先生未入國門前兩日之除授既正相位後戒譁訐取名之指揮近者初四日元非貶謫之天筆皆使人凜凜也九十日春晴霽少三千年内亂離多吟哦此語每切浩歎所願今年秋風高時無去年戎馬之事秋壑先生只在廟堂久之須有回斡機軸否則裴度復出視師氣象便又非今所觀矣此間非可

久處之地家鄉又殘破無可歸賤累又衆其若之何先生丐祠今廟堂却恐決然未許且是脩齋古心二先生相與扶護甚至集賢亦甚相知決無履齋末路之危疑也鄉邦除人尚是此月十八日與新廣德趙丈交割必是二十日方去自五月十五日無太守至七月十五日左右方有之鄉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樣不堪回思也陳致廣府判廟堂甚注意次第亦必得麾矣平齋帥廣集賢蓋謂今年寇決不自廣至故欲以前此廣右規

模行之平齋素有威譽為廣人所信是以易節江上則
要做托裏工夫故用李叔興也志夫且喜已成事壬戌
可到殿可喜可賀學舍諸公本欲留之過十八建儲後
却歸志夫謂業已辭齋閤閒有恩例而復留似有顧戀
不若飄然竟去趨向如此亦甚髙也集賢歸來且做了
一件大事甚幸甚幸此前時宰相所不能者也宗社無
疆之休宣鎖又是恕齋當筆拜相建儲已兩畨大典冊
矣父子一家皆兼内外兩制豈人所易及亦甚傾意先

生令某導意某輪對在復月初或趲入此月末謾丐尊悉令佚之闕某未知曾成否前者得其書云此辟若成則可留鄱陽佐叔父城守故某以為不可今聞尊諭闕與倅皆在建陽則無不可者矣終不若涵養望實待太平之闕為尤佳僭越及之拜復草率萬罪仰祈尊察

答發運洪右司

某江西下士素欽先正之風節文章恨不獲身親而師之象賢有人如老泉之東坡紫巖之南軒乃所願承下

風而望餘光也不自意癸丑僥倖誤恩時遇先生長若
彌綸省闥某得遂拜履幕下辱盼甚異又值褰裳去國
凜然高風萬牛莫能回之某雖欲再侍見不可得也僅
以拙句鳴心過廛覽擲自時厥後某罹天之屯值人之
否致命遂志於山林之間望紫氣如隔蓬萊弱水三萬
里無夤緣聽教誨獨日冀金昆玉友正人登用轉旋機
軸以福天下而眼釘未拔之日乃聞碓執先正在寶紹
間介石之貞心不為利屈化絃既改盍似端平而猶煩

使傳何邪給餽之不窮議築之不擾簡在上心而擢用必矣某踈謭不足為時用去年鄉侯陳刪修家書能道執事先生力借齒牙餘論於公朝俾叨誤召不求而薦此前輩諸老之用心而今人之所無者某何以得此於門墻哉自為此來首合即以書謝又念執事先生方為古人之公某何敢為今人之私用是未敢然每念及此亦不免寶緘珍餽反拜先施某之媿可死矣回風畧此聲意又不能端且悉圖君子之歸為國士之報則所願

也伏丐賜察

與知軍王南可

某不拜儀範者十年不奉詢候者亦三載可謂取踈外於大君子之門矣然屈指當世人物則必曰執事念賢仰德此心實未嘗踈外也去年冬伏聞把麾橫浦清標勁節與庾嶺梅花相映照宜以一書賀然某謂履齋新更大化與先生長者非不相知要之則當使之柄烏臺清之則當使之望粉省不當淮陽汲黯平原望之也不

惟未愜公論亦未愜愚意故不敢以為執事賀履齋此行可為而不得盡為又竟成去去之日庸人孺子小夫賤隸皆咨嗟歎息滿道履齋身計則得矣如國何所幸秋壑來歸人望猶有繫屬前者賢之未聚自今猶庶幾此乎聚之執事行且召矣江上肅清一舟一騎不留實為大慶吾國永世之福吾相蓋世之功也頃聞大府管下數邑有寇縱横不知信否此等饑民嘯聚料亦易帖妥之也外阻内訌一切皆息風寒數處一切用功必使

今冬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然後吾民方有向安之望經綸之手恐不可袖也某敝鄉乃甘棠遺愛之地寇敵在近南北皆止五百餘里當事仕者恬不為備禦計已不能為而又忌人為之遂誤生靈化為魚肉延及清江亦同此禍言之甚痛也某待罪於兹念此全無好況所幸南寇既北之後漸可經理然神觀豈得頓如昔乎云云末繇侍見惟有匪朝伊夕迎拜脩門耳天向暑伏惟為吾君吾國壽斯道斯文某不勝拳禱

回提幹陳志斤書

某相知以心不敢復為寒暄長語以溷聽瑩首所鑒察某伏自去年冬得侍誨論無非適用之長算濟時之良策使執事之說與某之說皆得行郡有城城有兵鄉有勁旅豈遽易入入亦豈遽易殘破奈之何茍安者不肯為嫉能者不樂為百計千端必欲撓敗萬一敵若不來其說似未害也然敵在數百里間中間又無險阨阻障豈有不至哉敵至而前之茍安者嫉能者皆受害矣以

此見天下未嘗有不可為之事亦未嘗有不能為之人患有不肯為不樂為之人沮撓之耳豈獨吾州哉某去年在山林時真自念未能有功於國深欲護其鄉乃所以報國反覆思念惟有築城壁葺山寨而皆教閱民兵以衛之貧富相資主佃相養一可以不費官司二可以消弭盜賊三可以輯睦鄉里四可以防遏禍亂寓兵於農相友相助三代之良法也而當時昏昏之人聽聵聵之說第一不肯築城第二不許修寨第三不許教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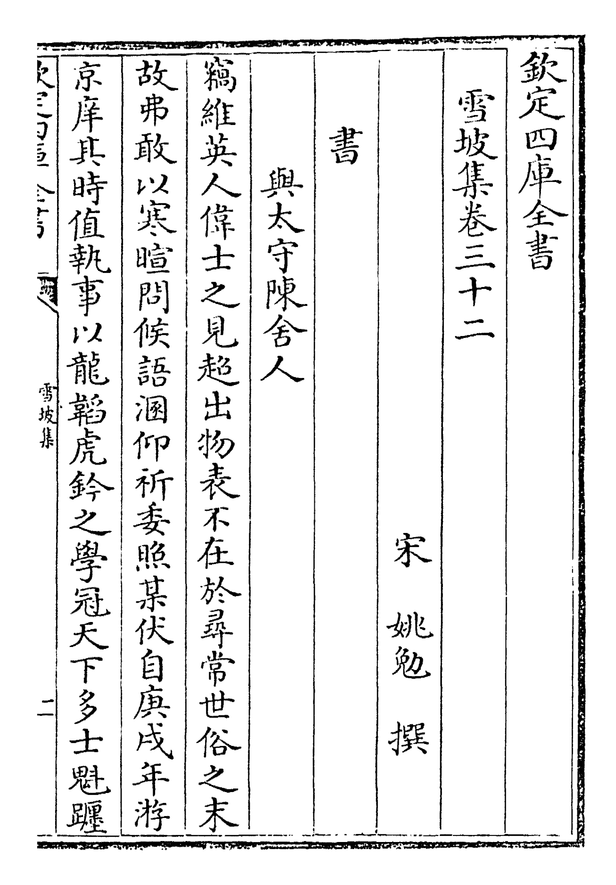
輕儇淺躁忌功生事之徒倡為譏言扇惑臺閫而不許寄居干預之令下矣寄居與豪傑措置非自為也乃朝廷之命州郡之請也驟請而驟罷之在某者固無所損而一切寄居豪傑並不敢干與武備規模盡皆廢壞銷兵橐矢自謂太平不踰時而寇騎至矣誰之罪哉天眼昭昭必有受其責者也某去年山寨民兵既皆為所罷無一可恃方只得為自全計謀趨召命前時毀家教習所費甚繁無以為行計又一月而後能動所以不敢告

別者恐有牽率於左右也某正月三日起行又以辭免
校讐乞從舊班之請未下至豐城候之上元日方始得
報十七日起行至臨川則聞哨馬已在豐城隆興對岸
矣去鄉一百二十里履平地而入空國知必受禍但此
身已出歸亦不能徒手搏虎徒自悔自恨日憂日愁奈
南鄉一帶雖有尊契兄之可恃而在城則如之何某離
郡後鄉曲更無一人自西來疑慮日甚至玉山風坪聞
清江一走卒風傳吾郡已破尤未之信至白沙渡遇陳

刪修之子摧院來迎其父得其家書則吾鄉郡果被敵
哨矣西望慟哭更無如何只得且入京國二月十二日
供賤職時已有所聞知尊契兄以兵與敵戰得馬及敵
首級上之宣閫其事甚偉與今之擁重兵不敢出戰者
萬萬不侔見履齋相君時即以白之履齋亦甚稱賞云
待得實當旌以官惜宣制二司不肯申上某三月十八
日得家信得田教授信方擕往見東閣見都司欲為申
述不旬日履齋又去矣履齋初欲使其歸仕經理其以

掣肘者未去力辭之幸而不來來則又進退維谷也右相以今月二十八日入朝公道開明所行皆是快活條貫宣局已罷制閫已除世界漸漸有分曉賞功之典必次第舉也倉司有申徑申朝省如何他多欲言紙窮莫究有便時賜誨者幸甚

雪坡集卷三十一



雪坡集卷三十二

宋 姚勉 撰

書

與太守陳舍人

竊維英人偉士之見超出物表不在於尋常世俗之末故弗敢以寒暄問候語凂仰祈委照某伏自庚戌年游京庠其時值執事以龍韜虎鈐之學冠天下多士魁躔

炳耀可望而不可親惟日尊仰且聞前此在學舍時上書擊臺臣之奸鎮泉臺日以身拯朋友之難皆蹈危機而不顧義氣薄雲尤所起慕也豈謂有幸自天天子為高安郡擇牧畀以麾節以殘破爕蕩之地人所畏避而還定安集之責公不辭難非世之英傑志在康濟者何以臻此某受廛之氓仰庇蘇天自今日始松楸桑梓皆獲存全尤切自慶不獨為公朝得人慶也伏聞除書喜極欲舞而靈蚪神蝸變化莫測竟莫詢其蟠止之地無

縣廁燕雀後疊辱枉顧謁謝弗能可勝抱愧茲審朱轓涖治玄纛開藩千里驩呼可想而見某欲旌賀悃觚奉尺書臯緩有誅尚祈矜貸江上奏捷北騎已無南牧政可為備禦計右相秋壑先生眷知明府尤厚宏材必可盡展布也鄉邦幸甚某末縣侍拜時暑向炎伏惟為廟朝民社重告成而後即有峻除京師百爾骫令一當遵奉

與太守陳監簿

某瑞之新昌人也今家於郛瑞素在僻鄉實為樂土何嘗識所謂兵革今年狗咬石之戍撤乃正月二十二日遂遭北敵之禍北敵既去鄉寇復挺乘亂刼財挾怨殺人者往往而是二月十五日宣閫趙相始檄李虎者來任經理是豈經理者哉瑞之民遭敵之禍猶輕遭寇之禍為重遭寇之禍猶淺遭虎之禍尤深瑞雖小邦財實饒裕舊椿新積計有銅錙百萬餘緡去年鄉之寓居陳府判丈上中下微時官田府教上真下子嘗共懇舊使君陳删修

請於朝撥少費築一城以為保生靈之計城小費狹分功任事殆可如古所謂三旬而成陳刪修初甚然之竟搖於異議而止茫無備禦敵在五百里近耳何憚而不來魚肉斯民言之可痛然敵志金銀而已府庫則如故也厥後州吏焚州縣吏焚縣市井惡少焚市井府庫始為健吏惡少交有之而李虎之初來亦尚有三十萬也存於官者妄支搜於民者自若至四月十七日與陳武魁交割則僅餘二萬矣虎之禍不深乎使朝廷遣武魁

任牧之時中間無偽作瑞民留李虎乞再任之請則朝廷所頒告命可以作人趨事赴功之心大家出力輸財足以為鄉里築治城壁之計猶可冀其修復也曾不半月而李虎復至鄉邦之民何其重不幸邪虎巳南竄郡庶有瘳但令者上無守臣下無僚屬官府不立其亂必有甚於前李虎所屯之軍安保其不縱掠鄉井方定之寇安保其不再挺桑梓痛切於心不能自已此月初十日往告化地乞為瑞早擇良牧化地答以今欲以知廣

德陳君往撫摩之且謂某曰此丈有氷壺之清且加意民事又曰乃某鄉人素知之時大理寺諸官同在坐化地復顧葉司直曰識此人否答曰識之果如師相所言某又言鄉邦無主乞早出命曰已擬進矣某感悅而退午後而命出又數日而趨行之命出雖某未及拜識私竊為鄉邦喜之敢乞薰慈矜念新治驅車遄往以慰竹馬歡迎之心幸甚幸甚鄉邦雖曰殘破二邑幸存猶可經理長才敏手尤是不難第某有千慮之愚敢獻涓埃

以裨海嶽乞免今年上供以寛民力一也勿廢前日城築之規以防不測二也仍請前日陳武魁所給之告命以省科降三也乞籍前日李虎所卷之財賦以助經費四也乞押回李虎所屯驕恣之軍以紓郡計五也填本州廂禁虛籍之兵選本州麻塘寨伉健之卒以壯城守六也戢姦吏之變亂是非去黠譁之把持獄訟以息民隐七也寇盜之實殺人者誅之寇人而反誣人刼已者察之以釋寃憤八也土豪之實能戰敵者旌之里寓之

冐功希賞者抑之以昭懲勸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進之屬吏之陰受賄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凡此十事畧助高明未見而言良深戰慄但見同館王大著言判府平日博採人言不棄蒭菲可行者必見施行故敢狂僭伏惟憐其區區念鄉井之心而恵察之

答太守陳監簿

比者不揆僭躐以短書塵瀆仰蒙損答又辱推哀窮悼屈之念昭舉直錯枉之公尤深感篆郡兵西來又拜賜

翰偶值匆匆去國稟答未能既次上饒方獲治狀具復
臯緩戰悚伏祈矜恕某竊聞下車以來恵春威秋鏡明
衡平千里畏愛幸甚幸甚繼自今某漱石枕流於泉林
之間實在受賜一氓之列何如其喜築城一事誠如台
諭當此郡帑赤立某何敢責去年之易於今日之難然
遇明府長才如此今亦是人心畏難可以經理之時矣
今不圖則瑞陽決無有城之日雖賢相秉鈞擻敵亦不
敢再至敝鄉無城亦可然使有一城為佗年悠久憑藉

則是明府萬世之甘棠也惟明府實圖利之某汰斥之餘自當杜門省愆豈當復開口言事慨念鄉邦不能隐默强復一吐萬望赦而不誅某區區狷愚雖蒙君相眷知而忌嫉者衆加以時復妄發積忤於人此言者指其為履齋私人黨援履齋欲摇局面鐫秩放罷天子不加誅宰相不見斥罪大罰小亦可謂甚幸矣日俟威震未斧躓未嶺海之前皆明府為之二天也敢不稽首某旅窮無以供道里費方此干趙小山借一舟以歸得即可

行伏謁非遠請驅委致頌禱輙剪浮辭仰異台察

答新昌應判縣

某為邑受壓氓乃不獲一識執事雖不識於目而已識於心執事蓋孝而忠仁而勇者也今年春敵自富川突至我瑞陽自太守而下至佗邑令簿尉莫不委而去寇退則歸其官謂已修復至有以是求賞獨聞執事毅然弗去其邑誓以身死官邑民恃以按堵敵後二邑寇蠭起獨新昌無之間有鼠竊狗偷警其一即百懼環境帖

息此非德化之素洽愛威之相濟安得至此執事又閉口絕不言功尤甚盛德某平日心敬執事及聞此益信所欽右相初坐廟堂某即以告願先賞以為天下勸右相甚然之獨以郡三易守臣未有以聞者亦嘗以書告之族黨鄉里朋友新候陳監簿至必有以請者也執事未嘗求以是為功某亦非以此内交要譽於執事顧天下公是之理如此耳故不敢以此聞左右遂久闕書使西來反辱翰墨賜益使人重媿也某族黨與先壟在新

昌者蒙庇右幸得存全廬在高安雖不為敵所燬而從父從兄出避於鄉者乃為强豪之寇所賊似此况味誤除何榮深恨不盡被二天之賜也邑士民德執事深有社稷尸祝之意近有書來俾某記其事雖筆拙不敢辭非久當有以求教使旋姑此具覆冗不能細伏祈矜照

與萬京教書

某奉别誨言倐四閱月拳拳尊仰未始敢忘曩旂從出修門時一簪盍甚歘兄歸未幾而某以罪斥去矣鳩止

於枋鵬運而南升沉已異瞻望無從惟於泉石間拭目
談談耳茲者伏審疏寵中禁講道外雍衿佩交歡縉紳
胥慶惟是畿泮號小賢闗天下之英俊所萃上又復開
遊學之路修袟方履輻輳皆來模範之儒不可輕畀式
新擢用允謂得人尊年契兄長粹學清才氷潔玉立自
合即着之木天米廩君相欲養其雅望故敭歷而後用
之峻除只在旬月中要路亦特跬步間耳某前此所以
欲得都騎小為武林之留庶幾兩次跋涉之役可省惟

是恬静之素不可奪必欲且為西山南浦之行歸歟未幾遂諧榮上某前之言驗矣今之言當即驗也嗣賀不一而足行其所志輝耀鄉邦幸甚某無似麋鹿之性只合山林鴛鷺之行豈其所稱且又方心拙喙動觸黄間之機汰斥宜矣亦可謂幸矣邦有道貧且賤焉雖自若可耻人之所惡已則不敢去也安故山而讀古書外無烽燧之憂内無水旱之苦荼亦甘矣有可賜教者毋吝是望某未卜瞻晤之期時中伏惟為斯文壽重即前穹

擢有鄉里委顧備牛馬走

通提刑鄭南谷書

某山棲淵潛本不當拜諸公貴人書然在門墻為子弟又不敢以此論仰祈矜照某昨者扃柴正緊咬菜甚甘忍脚不牢輕於一出且方心硬喙豈朝班人物雖無蛾眉之可嫉而衆女之謠諑蝟興指其為履齋私人斥之使去芰製荷衣退脩初服甚宜也無所怨尤獨念丙辰迓棹水鄉適遇先生商羊里第得承謦誨如見天之廣

大此行之歸則先生持節在閩可望而不可即悵萌遂
茅塞耳在京時又蒙先生遺之書重之餽雖嘗肅報而
辭不盡情甚以為不滿君相急賢即日先生鸞臺鳳閣
上某山之巔而耕閒水之涯而釣寂瞻望當益遠念不
可無一行字見勤翹道感激偶有便馹輒敷下忱仰冀
垂察某附有微懇清漳僉判鄧從政名方淵溫陵人登
癸丑第於某為同年而在使部為屬吏發身白屋無蚍
蜉蟻子之援孰與翼而飛之者幸遇先生慨念寒畯不

棄蒭菲哥有大造之望第列城百寮徯春風仰膏雨者不知其幾又無緣可以自見知某辱眷遇不薄求一羽言以千千鈞某以同年之義不得辭也此同年文而有吏材晹巖洪察院先生嘗薦舉之晹巖端人正士蓋必有以取之矣某何敢私於同年有情哉惟先生亮之

答許司門書

伏自去冬郭文德甫自大府歸辱賜書極見愛厚匆匆具答未之能細也又勤使人遠餽函櫝尤感以愧某山

林麋鹿之姿本非班行人物只當茂林清泉自安其適忍脚不固輕於出山然亦是去春頑洞之時主憂臣辱不敢潔其身以亂大倫只得出而不處或可吐其欲言之藴也君相眷知不次待遇甚非所稱亦由此故取嫉羣小遂觸駭機八月十一日輪對之疏讀之者已怒生瘿矣十九日早宰執過新益堂會講周易正講到否卦某適當之因說六二包承尤前日之大人六三乃不中不正之人和附六二以取富貴致身高位所包者羞愧

而已雖自已不知恥而天下之人實恥之故聖人言其位不當此語遂大忤一執政説至九五繫于包桑又言休天下之否轉而為泰固善矣然天下之禍根不去則泰亦未可以長保孰為天下之禍根前日致亂之奸人已驅而復來者是也此語遂大忤一近倖是日雖蒙壑相先生有和而正粹而嚴六字之褒而忤者深惡之矣某但據經論理告儲君以否泰之所由致庶幾天下常泰而不否豈復顧一身之否哉不旬餘而以罪斥去退

甚甘也但是憂治危明疚焉在念而又鄉閭兵火之餘荆榛瓦礫在目流離者未復業勞來者不究心使人懷抱作惡以是多感成疾所幸一稔在望可作飽民日顒相家且留局面凝定則江面亦無可事興擊壤父老雍容田里儘樂也尊年家兄慷慨拔俗之標卓犖不羣之度摘髭科第為時一出近在朝夕與退斥者却自不同毋煩軫記令弟爪期在邇行道之初更望益加培植今年見邸報得西澗葉先生舉文華科目極為贊慶但此

後出人之門必皆如西澗先生而後可否則當如前輩繳還舉削賦如公安用此門生者可也前日或為其場屋所知或與之鄉里有舊不妨畧有私情然舉世自有公論不可如為元規塵所汙也此為其前此受人舉自代而言以遠大期吾同年不覺僭越亦以致其愛助怡怡之際願以朋友之切切偲偲者及之幸甚鰷魚之惠極感無以報施黃蘗山茶一掩聊奉晝瀹以搜攪胸中書傳之香秋風捷音嗣當貢賀仰冀尊察

雪坡集卷三十二